

乙未臺灣史料新輯校(二)：《讓臺記》(二)*

吳德功原著，郭明芳*點校

瑞桃齋文集 下卷 讓臺記

彰化立軒吳德功

新曆六月二十八日。舊曆閏五月初七日。大清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陳文騷回籍，紳民恭送登舟，以其印交劉永福。¹

陳文騷，丙午年曾任²臺灣府，中路防堵，辦理得宜，一切圳務及有益地方事次第舉行。至甲午十月調署兵備道，臺中士民攀轅送至數里外，爐香絡繹。其治臺南也，當海防危急之秋，晝夜籌兵籌餉，精力消耗殆盡。劉永福自接鎮印，即將府庫並軍裝庫鹽餉盡行派人管理，大權悉歸掌握。陳與議論時政，語輒齟齬不合，遂遵上諭回籍。臺灣府³唐贊袞前聞澎湖失守⁴，寢不安席，亟請告假，逡巡而回，以朱和鈞代之。至是朱知府亦告退⁵。全臺各官，如係責任者，如臺北之藩司顧兆棟，皆請回去。臺南安平縣謝壽泉亦告退，以旗人忠滿署理，並管臺南府印。〔先是和約議定割臺，上諭在臺各實缺官員回籍依舊補用，所以實缺多告假，而後補者猶在臺效力。⁶〕太尊陳仲英公前年任臺灣府，功蒙以文字受知。公為修誌局提調，功任採訪委員，所作施九緞、戴案諸《紀略》，嘗蒙青眼獎許。其甲戌同年蔡香鄰山長生辰，其壽文命功代擬，而敘仲英公之名拜撰。公為翰林院學士，眼光如炬，壽文進呈，幸蒙首肯。及公任臺灣道，乙未春，功進郡請謁，見公軍書旁午，夜分不寢，會宴嘉義、鳳山二縣主。是夜功叨陪末席，公談論國事歛歔太息。功嘗賦詩一首，請教於公，以誌知己之感云爾。

新曆六月二十八日。舊曆閏五月初七日。臺南紳民議請大清劉軍門永福為民主，並設議院、糧臺。⁷

* 編者按，鑒於郭先生《讓臺記》點校篇幅頗夥，限於版面，只能分割為上、下兩期刊載，在此致上萬分歉意，此為第二期。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¹ 此則伊能抄本接在「新曆七月十七日。舊曆閏五月二十六日。臺南大清南澳鎮幫辦軍務劉永福兼掌臺灣總鎮印」後。文句亦略有不同，作「新曆 月 日。舊曆閏五月 日。大清臺灣兵備道陳文騷回籍，紳民恭送登舟，以其印交劉永福。」

² 「任」伊能抄本作「署」。

³ 「臺灣府」伊能抄本作「臺南府」。

⁴ 「失守」伊能本作「破時」。

⁵ 伊能抄本未又有「安平縣謝壽泉亦告退」。

⁶ 據伊能抄本補。

⁷ 伊能抄本無此則。

初臺立民主，以劉爲大將軍，所鑄銀印躊躇不奉送，故劉往來文牒，仍用前部敕幫辦之銜。及唐逃廈，臺南紳士以臺既無主，生員李清泉往鳳山請劉爲民主，擇日會各縣紳士拜謁，電邀臺中，同襄盛舉。黎府聞之不悅，臺中以路途遠涉，電辭。劉遂住安平，以其三子守打狗，令陳國馨帶義勇三營守海口，令吳光中帶義勇守下淡水。並請設立議院，以舉人許獻琛、貢生徐元焯、生員林馨山等爲議員。設籌防局，以兵部郎中許南英、分部郎中陳鳴鏘爲局長，分五段籌防。東段舉人林際春，西段職生李清泉，南段職生吳敦迎，北段職生曾兆琦，中段舉人林鴻藻，布置周密。時南路土匪蔓延，使許南英帶勇平之。但糧餉支絀，以陳鳴鏘爲糧臺，籌措軍需。

新曆七月二十六日。舊曆閏五月十五⁸日。大清苗栗縣李焯與吳湯興互相攻訐。

前黎府准苗栗錢⁹糧收作軍餉，吳湯興所部之勇每人¹⁰月餉洋銀十二元，開銷頗巨，疊向縣中索取，不給其用，即將糧串自行徵收。李焯厭之，備文詳府，以吳湯興徒博虛名，全無實際，所收餉〔項¹¹〕多爲中飽，前各軍攻打勝仗，皆徐驥〔等¹²〕之力，而興冒爲己功，詳報上憲。另保舉苗人富戶黃南球甚洽眾望，可爲諸軍統領，請收興統領關防。吳湯興亦備文指李焯短處，請派員代換。黎府不能決，令苗紳和解。兩造俱稟臺南〔劉¹³〕幫辦，劉回電云：「俟派吳彭年到地查明情節核辦。」

論曰：吳湯興與李焯攻訐，劉軍門派吳彭年到地查明，吳湯興乏餉以備器械、募壯士，致大日軍一鼓而下其城，坐視嚴邑淪陷。然李焯倉惶攜眷由梧棲港以逃，吳湯興收合餘燼，偕老父妻子至彰化，奉黎府之命，與徐驥諸同志偕行，死守八卦山。嗟乎，廉藺交歡強敵不敢壓境，張許同心睢陽不能遽破。古人云，「師克在和，諒哉。」¹⁴

新曆七月十一¹⁵日。舊曆閏五月二十日。大清臺灣府黎景嵩遣苗栗舉人謝維岳向張〔香〕帥之洞乞師。

臺中糧餉缺乏，臺南亦無接濟。苗栗舉人謝維岳年少有膽氣，黎遣往南洋

⁸ 「十五」伊能抄本空白。

⁹ 「錢」伊能抄本作「分」。

¹⁰ 伊能抄本無「每人」二字。

¹¹ 據伊能抄本補。

¹² 據伊能抄本補。

¹³ 據伊能抄本補。

¹⁴ 伊能抄本無之。

¹⁵ 「十一」伊能抄本空白。

大臣張香帥¹⁶告急，乞師請餉械。香帥命道員易順鼎到臺南查軍情。¹⁷

新曆七月十七日。舊曆閏五月二十六日¹⁸。臺南大清南澳鎮幫辦軍務劉永福兼掌臺灣總鎮印。

臺灣總鎮萬國本聞臺灣¹⁹歸日本，四處土匪紛起，乘夜挈眷內渡，將印交劉永福。臺南紳民公請劉駐臺南府城，令其子常駐鳳山、打狗督軍。

新曆七月十八日。舊曆閏五月二十七日²⁰。大清黑旗前敵正統領縣丞吳彭年、副統領副將李維義帶兵二營抵彰化。

黎府自攻新竹之後，互有勝負，不願請劉黑旗助餉。鹿紳力請黑旗帶兵恢復。黑旗自備糧餉兩個月，以後欲就臺中支給，紳富不敢答應。時籌防局紳遞公稟請劉帥派兵前來，爰遣吳彭年帶屯兵營、旱雷營、七星隊，以職生吳敦迎為前敵各軍糧臺，是日到彰，閩城之紳民迎接，年紀止三十九歲，膽略不凡，有儒將風，軍令嚴肅，在彰時凡逃勇皆殺之不徇情，面集四邑紳士，籌款募勇。²¹

新曆七月二十五日²²。舊曆六月初四日。大清署臺灣府黎景嵩以副將李維義代楊載雲領新楚軍，抵中港，進紮頭份。²³

初，黎到任後連遣兵攻新竹。傅德陞紮十八尖山攻南門，□²⁴力可及新竹城內。楊統領〔率²⁵〕楚軍攻北門，鄭以金攻西門，以及徐驥等苗勇三面環攻。日本大軍未至，城內止千餘兵²⁶。黎府〔漸²⁷〕有顧盼自雄之意，〔其跟丁²⁸〕

¹⁶ 「張香帥」伊能抄本作「張之洞」。

¹⁷ 「香帥命道員易順鼎到臺南查軍情」伊能抄本無之。

¹⁸ 「十七」「二十五」伊能抄本空白之。

¹⁹ 伊能抄本無「灣」字。

²⁰ 「新曆七月十八日。舊曆閏五月二十七日」伊能抄本作「新曆 月 日。舊曆閏五月二十九日」。

²¹ 伊能抄本文句有異同，作「黎府自攻新竹之後，互有勝負，迭請劉黑旗助餉。鹿紳力請黑旗帶兵恢復。黑旗自備糧餉兩個月，以後欲就臺支給，臺中間之，不敢回應。時籌防局紳含糊答應，至是遣吳彭年帶屯兵營、旱雷營、七星隊到彰。是日紳民迎接，年紀止三十餘歲，而膽略不凡，有儒將風，軍令嚴肅，在彰時凡逃勇皆殺之不徇情，面集四邑紳士籌款，謙恭可挹。然與黎府意見不合。」

²² 伊能抄本無新曆月日。

²³ 伊能抄本文字略有異同，作「大清黎景嵩以副將李維義代楊載雲領新楚軍，抵中港，進紮頭份。」。

²⁴ 空口伊能本作「砲」。

²⁵ 據伊能抄本補。

²⁶ 「日本大軍未至，城內止千餘兵」伊能本作「日本大軍未至，城內止有千餘勇，兵力單弱，幾乎為其所破。」

嘗云〔俟²⁹〕新竹攻破，〔黎³⁰〕即欲稱爲民主，〔已³¹〕有輕視劉之意。〔謂劉止能守臺南，不敢舉兵北上。³²〕至是劉不自將來彰³³，〔僅³⁴〕以貳尹³⁵吳彭年爲統領，〔而吳素係佐雜之職³⁶〕，黎〔亦³⁷〕輕之。副統領李維義職居副將，官階甚高³⁸，降爲之副³⁹，心〔亦⁴⁰〕懷不平。〔遂私與黎府議，去劉而就之⁴¹，〕黎府擢爲⁴²新楚軍統領，〔並〕將隨帶黑旗兵三百餘名往攻新竹⁴³。⁴⁴

按，吳敦迎，字汝祥，臺南人。劉帥派吳彭年來彰，因汝祥彰化有租館，熟悉情形，同率兵抵彰，擔任糧臺。時紳富多逃亡，汝祥不避艱險，膽力過人。時功帶練勇力孤，得相援助，膽氣益壯，地方秩序以安。

論曰：自新楚軍疊報小勝，黎景嵩舉趾高，夜郎自大，嘗謂「劉軍門是戰將、非大將，」不願求援臺南。又欲賴黑旗之威以克敵，故將吳彭年副帶李維義誘爲新楚軍統領，以接楊載雲之任，冀旦夕復新竹，即可稱臺民主焉。豈知臺中彰化一隅，止有地稅項三萬兩，月餘間餉金告匱。忽頭份與苗栗連敗，始願將新楚軍交吳彭年。伊時吳告急臺南，旬日間添兵數營，又運地雷鎗，絡繹不絕，然已鞭長莫及矣。左氏稱莫敖狃於蒲蘇之役，舉趾高心不固，殆黎府之謂歟？

新曆八月五日。舊曆六月十五日。大清黑旗統領吳彭年統兵自彰化拔隊往苗栗，圖復新竹。

²⁷ 據伊能抄本補。

²⁸ 據伊能抄本補。

²⁹ 據伊能抄本補。

³⁰ 據伊能抄本補。

³¹ 據伊能抄本補。

³² 據伊能抄本補。

³³ 伊能本無「彰」字。

³⁴ 據伊能抄本補。

³⁵ 伊能本無「貳尹」字。

³⁶ 據伊能抄本補。

³⁷ 據伊能抄本補。

³⁸ 「甚高」伊能本作「比吳高數級」。

³⁹ 「降之爲副」伊能抄本作「而爲之副」。

⁴⁰ 據伊能抄本補。

⁴¹ 據伊能抄本補。

⁴² 「黎府擢爲」伊能抄本作「黎遂以爲」。

⁴³ 「黑旗兵三百餘名往攻新竹」伊能抄本作「黑旗兵往新竹進攻」。

⁴⁴ 伊能抄本至此結束。

自李維義帶兵往攻新竹，未見大勝，黑旗之威少減。至是苗紳請吳親往。蓋吳兵力甚單，止帶屯兵營管帶徐學仁、黑旗親兵管帶袁錫清、幫辦林鴻貴，總計止三百餘兵。十六日至苗栗駐紮。

新曆八月八日。舊曆六月十八日。北白川宮親王率本隊攻新竹筆尖山，克之。是時新楚軍數營在筆尖山附近，包圍新竹。時城中日兵少，僅敷守城之用。親王於三日到新竹城，詳察地形，於八日早指揮軍隊向筆尖山攻擊，鎗砲聲震山谷。午後十時，將士受親王指揮。一齊突入敵線，新楚軍狼狽敗績。但此間山禿，軍士眩暈，親王休息樹下。是夜露營，以田間污水煮飯。

新曆八月九日。舊曆六月二十日。新楚軍統領藍翎副將楊載雲與日軍惡戰，死之；李維義逃回。

新楚軍紮在頭份等處。九日，北白川宮親王率大軍驟至，由香山及頭份山後四面環攻。徐驤等以及鄭、傅諸軍力戰。李維義帥營亦被馬兵踏破。日軍一路由鹽水港殺入，前新楚軍統領楊載雲與日軍大戰。時日軍放開花大炮，子如雨下，銃煙散布，不見人面。諸軍及李維義皆脫逃，惟楊載雲力戰，不避銃火。日軍前後夾攻。回見大營已破，尤復奮勇為殿，身中數銃而斃。自楊載雲帶新楚軍紮頭份山上，大小數十戰，日軍不能越香山一步。迨聞黎府易李維義為帥，冀圖一戰而勝，可保其位，乃奮不顧身，直冒炮火，以死殉之，此地遂失，兼以近衛師團多調兵將，勢如摧枯捻朽，新楚軍新帥李維義一敗塗地。論者悲楊之遇，未嘗不服其勇也。嗚呼烈哉，今遺塚在頭份山上，土人虔奉，香火不絕焉。

附〈頭份弔古詩〉

頭份嶺下車紛紛，頭份嶺上日欲曛。荒塚纍纍蓬蒿滿，停輿憑弔新楚軍。回思乙未六月間，臺島治兵如絲棼。伊時廉藺不交歡，黎景嵩不服劉永福，南北將帥門戶分。公本血性奇男子，丹心捧日才不群。初寄專閩拜登壇，詎料金牌召孔殷。公憤奮臂衝前敵，身冒砲火甘自焚。嗚呼新楚軍統將誰，藍翎遊擊楊載雲。

新曆八月十二日。舊曆六月二十二日。彰化聯甲局致書於嘉義、臺南保甲局紳，請籌餉接濟。

新楚軍一敗，潰勇回歸，逼索餉項，府庫已空。聯甲局致書於嘉義、臺南兩局，請接濟糧餉。其書略曰：「彰化之有苗栗，猶嘉義之有彰化也，非《傳》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耶？自臺北一破，本邑悉索敵賦以給軍需，維持殘局，此固臺人所共知也。但杯水難救車薪，一木難支大

廈。今新楚軍一敗，潰勇索餉，急於星火。祈執事顧念大局，不分畛域，籌撥餉項相助，以蘇枯鮒。不然，苗栗一破，則臺中之藩籬盡撤，恐貴縣亦難高枕而臥矣。盼望依依，不盡所言，惟執事實圖利之。」

新曆八月十三日。舊曆六月二十三日。大日本北白川宮親王分軍隊攻苗栗縣，破之。黑旗統領吳彭年、管帶袁錫清、幫帶林鴻貴死之。

新曆八月十日，北白川宮親王統近衛師團到新竹，向南方進發。吳彭年帶兵至苗栗縣，整頓隊伍，以其兵力太單，令徐驤再募土勇。旗甲已發，尙未成軍。日軍初以小隊前探，每一隊數十人，每戰一排四、五人，錯落散布，有進無退。開花大砲，以馬馱之，一刻鐘放數十響，出口即破裂開花，流星飛打，軍隊皆退卻。吳彭年初騎頰馬出陣，鞭之不行，再換白馬始行，親督諸軍力戰。黑旗管帶親兵袁錫清、幫帶林鴻貴身先士卒，屢衝敵鋒，在苗栗東畔大山左右血戰。吳在後督軍，手刃逃兵數人。二弁先後被日軍鎗斃，苗栗東畔大山遂被日軍得之。吳見已失左臂，二十四日夜帶殘兵由三叉河至大甲，時已申刻矣。是日日軍小隊由海道而進，至大安港，施放開花砲，臺人皆目所未睹，各相驚駭。黑旗管帶談發祥督兵對仗，旋亦奔潰。是日苗栗縣李焯奔逃梧棲，帶印內渡福州。吳湯興、徐驤等皆奔入彰化城。

附五言古詩

詩云：峻嶺夕陽掛，荒煙亂戰地。回憶乙未秋，日軍奮擊劍〔刺〕。袁林二兵弁，抵抗罔回避。鎗砲中滿身，鮮血灑鞍轡。前衛奪東山，先樹蝥弧幟。乘輿忽過此，觸目心膽碎。忠勇大和魂，華表特標誌。黑旗諸將士，遺骸埋何處？安得有心人，搜尋泐石記。

新曆八月十七日。舊曆六月二十八日。吳彭年兼統新楚軍，電請臺南救援。

新楚軍敗績，餘勇零星回彰。黎府庫中告罄，積欠楚軍餉銀二萬餘元。紳富軍需不樂取出，各堡所收錢糧只有一二成，惟抄封有二萬兩。黎無可如何，即收餘燼，付吳統之。因請臺南劉帥，以前所帶兩月之餉均已用完，並云鹿紳自苗栗破後，所約餉銀亦無著，劉帥甚怒。

新曆八月二十二日。舊曆七月初二日。北白川宮親王由後壠發，二十四日大甲著。

是行人馬萬餘，糧秣人夫，運送困乏。由海運者遇大雨，糧船沉沒，或途中寄泊。大甲河川漲溢，幾乎絕糧。以田中污水煮飯，軍士百病生。分軍一支隊，由葫蘆墩取臺中臺灣縣。

新曆八月二十五日。舊曆七月初五日。大日本北白川宮親王分軍至臺中，直

入臺灣縣安民。

初六日，日軍小隊紮牛罵頭，土人迎之。初四日，至大肚媽祖宮。吳彭年親到茄苳腳安置營壘，盡將溪筏斫壞，日軍恆在對岸放砲。黑旗軍沿溪巡緝，截竹筏數十隻，並獲戰馬一匹。有人暗渡溪北者，吳獲二人殺之。日軍不得飛渡。初五日，大日軍大隊由大甲繞葫蘆墩，土人迎入。揀東林大春招集國姓會數百人，戰於頭家厝等處，村落焚數處，各據竹圍打仗。吳彭年聞報，令新楚軍鄭以金著防軍營往援，軍民死者數十人，日軍亦戰死十餘人。至晚敗回彰化。是役也，大日軍一至，業戶頭人皆望風迎接，人心戰慄，各掛大日本善良民白布條於胸間，家家戶戶插國旗，日軍皆不加害。惟遇有帶軍裝者殺之。日軍直入城安民，無人阻之。知縣史濟道奔逃。論曰：人貴有濟變之才，而後猝遇艱鉅，進退有度。前臺中縣葉意深胸無經濟，身握縣篆，不能利用紳富僱勇，保守地方秩序。犁頭店廖有富餘黨、北投土匪蜂起，二處欲搶官租。功時在局中，聞風令在地局首安頓，即請黎府各派勇百名鎮壓之，卒令鷓鴣不張。不然，先搶官租，後搶民租，弱肉強食，其地方不堪設想焉。葉縣不能保民，甚至逃在呂汝玉家，厥後欲渡福州，又請彰化縣丁公派局勇護送到鹿港。同一知縣也，其賢不肖判若霄壤矣。故大日軍得一鼓而平也。

新曆八月二十六日。舊曆七月初六日。大日本北白川宮親王在大肚媽祖宮，至崁仔腳分配軍隊，準備擊彰化城。

是日，親王由大甲發。正午，抵大肚媽祖宮，前衛山根少將先在。親王出馬，至崁仔腳附近，視察八卦山形勢陣地。忽八卦山巨砲榴彈飛落左側，彈丸蹴立，沙土瀆起，幕僚喫驚勸避，親王徐步，仍行視察。探知上流可以徒涉。因在崁仔腳將本師團及山根、川村兩旅團軍隊分配，夜間在大肚溪暗渡。論曰：予讀〈湘軍記〉，論湘軍戰略，初則將在前勇在後，是謂有朝氣，故百戰百勝；後則家富爵高，將在後勇在前，是謂有暮氣，故戰未必勝。今觀親王以天潢〔皇〕貴胄臨前敵視查陣地，忽榴彈飛來，塵土瀆起，親王不敢常度，洵不愧三軍之司命，聞臺之元勳焉。予過山仔腳，見豐碑屹立，周圍樹木陰森，千載而下，尤眼親王膽略過人，從容鎮定也。⁴⁵

新曆八月二十七日。舊曆七月初七日。大日本北白川宮親王率軍隊分路前進彰化，右翼川村少將指揮之，左翼山根少將指揮之。

⁴⁵ 「論曰」以下，《臺灣文獻叢刊》本刪之。

是日近衛師團並各隊齊到。右翼統將川村少將帶第二聯隊二大隊、第一聯隊第一中隊、山砲兵半中隊、機械砲十門，由右大肚溪河岸國姓井、茄苳腳運機械砲施擊指揮；左翼統將山根少將帶第四聯隊一大隊及山砲兵一中隊、第一聯隊二大隊、第三聯隊一大隊及砲兵一中隊，由左渡船頭溪徒涉，向大竹圍、礮山坑一路前進。內藤支隊由八卦山後指揮襲擊。是日各掩旗襲紮近城各庄，於二十八夜雞鳴攻擊彰化城。是日黑旗兵亦數營到城。**新曆八月二十九日。舊曆七月初九日。大日軍北白川宮親王率兵攻彰化城，破之。知府黎景嵩、知縣羅樹勳奔逃，黑旗統領吳彭年力戰死之，營弁李士炳、沈福山在八卦山戰死。**

初六日，聞臺灣縣破，各議棄城，兼以吳湯興許募敢死軍三千名不至，籌防局餉款不能給，因電報臺南，回云：「吳湯興誤兵、鹿紳誤餉，無難以軍法從事」，並令吳死守。徐驥等亦云：「不戰而退，何顏見劉幫辦乎？」吳然之，遂晝夜巡緝，以待援軍。初八日，果有旱雷營及七星全隊共四營繼至，有旱雷大砲由鹿港上岸，派韓煥英解之。雲林縣羅汝澤所募簡義、簡大肚、張祐亦於初八日至，軍械多未齊備。初八晚，吳使王得標帶七星營守中寮，劉得勝帶先鋒營守中庄仔，孔憲盈一營守茄苳腳，李士炳一營並沈福山帶親兵營守八卦山。初九日，大日軍川村少將率右翼軍隊由大肚越溪而進，與黑旗七星隊大戰於中寮、茄苳腳。北白川宮親王率本軍隊由大竹圍中庄仔，向市仔尾中路而來。副將陳尙志率勇同羅樹勳父子陣頭督戰，大敗。山根少將率左翼軍隊、內藤支隊由礮沙坑、柴梳金暗襲八卦山後，一軍由坑仔內、八卦山南畔番仔井包抄。黑旗及徐驥、吳湯興等大戰於八卦山，自卯至巳初，兩時之久，大日軍三面蜂擁而來，不避銃砲，將八卦山三面圍住，遂破。親王騎馬登八卦山寨，黑旗兵在中寮、茄苳腳等庄，尤在蔗園死戰。吳彭年在市仔尾橋頭督戰，見山上已豎日旗，勒馬由南壇督兵欲再上山，兵士欲翼之而奔，吳堅執不肯。山上銃子如雨下，身中鎗傷墜馬而死。李士炳、沈福山皆戰死於東門外，彰化人悲之。巳刻，日軍迫城下，城門皆閉不得入。適有轎倚城邊，一軍由東門緣轎篙作梯上城，一軍由北門入城，一軍由番社入南門截兵去路，城中居民紛竄。黎景嵩逃西門，羅樹勳與子羅汝澤由南門而逃。前帶防營官弁花翎副將陳尙志死於市仔尾，其哨官千總嚴雲龍死於紅毛井，吳湯興戰死東門外。日軍入城安民，若遇帶軍裝者及強壯似戰敗而回者以及途中相觸，多殺之，若閉門者無事。午後，封刀止殺。城門三面皆有日軍，惟留西門一路為清軍逃

生之路，騎兵二中隊已刻追至員林街而止。吳湯興之妻投水而死，其勇與徐驤同奔臺南，王得標奔至北斗，接臺南餉銀四千兩，助簡義募勇。是役也，軍民死者四、五百人，遂召葛竹軒辦糧臺四城總理，並楊吉臣設保良局招安善人，各堡紳董設局保民。辜顯榮單騎由和美線至鹿港，街人因以不大恐，自是親王滯在彰化街臺灣府署內一個月。彰城設野戰病院，初止患者二百餘人，後數日疫症流行，忽千餘人。患者多在市內舖戶，病人呻吟。至九月中旬，病勢益烈，師團中健者約五分之一，山根少將、中岡大佐、緒方參謀及其他將校，多入鬼籍，行軍困難，於此可見一斑。

論曰：初吳公到彰帶黑旗軍士七百人，李維義又分其半，其兵力已單。至苗栗募勇未成軍，猝遇勁敵，旋林鴻貴、袁錫清戰歿，左臂已失。此豈戰之罪哉？公至牛罵頭，思拒溪而守，見識甚高，無如割讓之詔已下，紳富內渡，人心瓦解，無奈回守彰城。劉帥又電令死守，公故不顧成敗利鈍，效死弗去，直欲以身報國，不敢畏縮不前，率至身中數鎗，與馬同陣亡。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如此哉？宜乎其英靈不泯也。初公戰歿，紳民皆不知。適吳汝祥微服出城見之，令其僱人吳阿來將公尸同三壯士合理，詎非公靈爽之式憑耶？繼現身於廈門，終而衣冠臨其家，示夢其母，云：「上帝嘉其忠，令掌某方禋祀。」太史公曰：「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如公者，可謂死得其所哉！」

附〈哀季子歌〉即詠吳季錢

延陵季子真奇英，雍雍儒將願請纓。統率黑旗鎮中路，桓桓虎旅號七星。糧秣輜重斷接濟，軍校枵腹呼癸庚。矧兼同寅不協恭，滿腔忠悃謀罔成。將軍天上忽飛來，晉原草木皆戈兵。蕭蕭兮馬鳴，悠悠兮旆旌。邗辰之間師敗北，蝥弧旗樹八卦城。巨砲雷轟力劈山，榴彈雨下響訇訇。身中數鎗靡完體，據鞍轉戰莫敢撓。血濺衣襟溘然逝，凜凜面色猶如生。君不見壯士五百人，就義從田橫。人居世上誰無死，泰山鴻毛權重輕。慷慨激烈殉知己，至今婦孺咸知名。

論曰：嘗憶澎湖初破後，地方騷亂，有幕友欲往臺北，出城被無賴者洗搶。是時知縣丁燮將無賴者殺之。孫府命功請林允卿自備資脯，僱勇一營，紮大聖王廟以鎮壓之。營官候補知縣林燕卿、藍翎遊擊林友卿，月餘忽將此勇撤回。問其故，蓋其勇欲謀搶劫財物。林允卿聞知，恐擔責成，即自撤回也。時地方變耗岌岌，紳商請功向孫府請僱勇一營，餉金官負其半，餘令地方紳商捐出。功思城內府庫已空，恐難收集勇費，商人亦少厚貲，請

每月每名勇費四元，皆向官領出，哨官以總理充之，與管帶者皆無給餉金。功知總理平日皆無資產，因定二名文護兵，令總理兼之，每月八元，藉資家用。但與官約定，此團勇能守地方，不能出戰。是時衙門差役請求撥勇補助，於是無賴者一概收入彀中，城市人家幾於夜不閉戶矣。保甲局每月收舖戶五、六十元，以作局費兼辦勇務，是以人無後言。適臺北委功辦理臺中團練，功請各地方紳士整頓局務，土匪乃斂跡。時凡官眷行李，局中派團勇保護，北至苗栗、南至斗六，無敢搶劫者。且北投揀東林大春、廖有富派下皆安輯不敢騷動，故能早稻收成。不然，地方秩序難保，又詎能高枕而臥耶？

予於彰城陷落半月後入城，聞市人言，大日軍初入城，先將斥候十數人一隊，沿街洗銃，人民開門者無事，軍枝萬人入城，寺觀街衢爲滿糧米，令總理買辦乾魚肉確詰，以及芻秣，貯滿縣署內，馬匹肥壯、器械精良、軍士壯健」，即《論語》所謂「足食足兵也。僱人夫購貨物，皆現金交換，以堅民信。常讀《詩》至「蕭蕭馬鳴，悠悠旌旆」，《箋註》批云：「自古讚美軍容之盛，」未有如此，《詩》之整暇也，先生詩中引此語，想見當日行軍，士飽馬騰氣象，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受業生吳倫明誌。⁴⁶

按，當日吳季翁原騎白馬，以其爲軍中所忌，囑功向林孝廉允卿借顏馬用之。功差馬夫牽至苗栗營中，季翁連騎數次，顏馬任鞭不行，令馬夫牽回霧峰。厥後白馬同吳公死於陣中，而顏馬亦於是年十月自斃。可知顏馬未受吳公參養之恩，其主人亦未受價金，故不願同殉難，而白馬則願同生死也。憶，獸類如此，人亦當思其故矣。⁴⁷

新曆八月三十日。舊曆七月初十日。大日軍至北斗街，紳民迎之。黑旗大兵數營退駐雲林縣。

同月初九日，彰化已破，黑旗兵軍械、餉銀陸續運至北斗，與敗軍相遇，乘夜越溪退入雲林縣等處。

新曆九月一日。舊曆七月十二日。大日軍至斗六，雲林縣紳民迎之。

新曆九月二日。舊曆七月十三日。大日軍至他里霧、大莆林，土人迎之，旋被眾圍殺，退駐北斗。

⁴⁶ 「予於彰城陷落半月後入城」以下，《臺灣文獻叢刊》本刪之。

⁴⁷ 《臺灣文獻叢刊》本置於「八月十日，日本北白川宮親王統近衛師團到新竹，向南方進發。」段後。

日軍初至大莆林，土人迎入。旋軍隊誤殺婦女，民間率眾鳴鑼，將街外大橋抽起，日軍隊陷於水中，死者十餘人。土人簡宜、簡硯、黃丑率眾截途，銃死多人，大戰半日之久，各庄亦聚眾環攻，日軍退紮北斗街。是日黃丑、簡宜各取首級數個，黃丑獻解嘉義邑主孫育萬，電請劉黑旗賞銀一千二百元，酒豬、軍械賞賜諸土人。並令簡宜統三營，黃丑統二營，生員陳一昌、鄭鴻春、土人陳貺、簡硯、簡陸、簡大肚各帶一營，分紮斗六、樹仔腳、溪洲，黃丑同廖三聘紮西螺，黑旗統領王得標帶二營紮樹仔腳，苗栗生員徐驥帶三營紮斗六、溪底等要隘。自是斗六各庄，凡日軍所到之處，土人皆誘殺之。

新曆九月三日。舊曆七月十四日。北白川宮親王巡視鹿港，旋回駐彰化。以川村旅團駐軍鹿港，以山根旅團駐軍彰化，分兵各處駐守。

以步兵二中隊、砲兵一小隊駐永靖街，以步兵一中隊駐二八水街，以步兵三中隊、砲二門駐北斗，各兵站驛地駐守備兵二十名，其他部隊各旅團相合在彰化。時兵士多染腳氣、虎列拉、赤痢諸疫，其困難非常，並令工兵修築道路，自九月初旬至九月終，諸軍滯在北斗，溪水加漲，運送糧食以及彈藥，種種為難。連日出兵，疊遇雲林土民截殺，同時運送糧食十五船，由大甲河往鹿港，被洪水淹沒。

新曆九月四日。舊曆七月十五日。大日本軍隊再統大隊攻樹仔腳，不克，退駐北斗。

日軍十三日退紮北斗，星夜賚文到彰化報知，爰整大軍數營攻樹仔腳等處。連戰數日，互有殺傷。溪中一帶沙漠，數里無人居處，中多蔗園、林投、蘆葦可為埋伏之所，沙埔暗埋竹釘桶，上鋪竹木，馬軍多陷於泥淖，人馬死者甚多。兼以風雨疊作，黑水浩淼，一望無垠，奔湍騰激，泥濘沒脛，駕車者有覆轍之虞，掌筏者多望洋而嘆。溪壑之間，無異河海，雖有投鞭斷流之眾，難以一齊飛渡。而土人熟諳水性，形勢險巖，瞭如指掌。日軍在此連戰數十陣，多有損傷。日間越溪而戰，夜間即退駐北斗，軍書旁午，甚為棘手。

新曆九月十四日。舊曆七月二十五日。大日軍雲集，沿紮東螺溪岸，連營武東山麓防堵，并由海道以分黑旗兵力。

是時北斗連戰十餘日，不能越渡。雲林沿沙連溪洲一帶，亦連營互攻。南投張圭等亦暗行聚眾，欲由山後包抄。日軍防於水者復防於山，兼以北斗近海豐崙，陳懋番亦有內應之意。日軍於燕霧堡、武東堡交界沿山之處，自湖水坑、中山等處連營以截南北投之路，由沙仔崙、二八水連營以防沙連暗襲之途，員林街、永靖街、社頭連營以防內變，布置周密，巡哨嚴謹，

於北斗紮大軍，以攻樹仔腳等處。

新曆九月二十一日。舊曆八月初二日。狂風大雨交至，大日軍停戰。

初五日，狂風陡起，吼聲如虎，萬籟怒號，沙飛石走，排山撼岳。凡深林古樹以及龍塍鱗隰之間，游牧動植之物，無不為風伯所大創，加以雨師繼至，不啻銀河倒瀉，山流暴注，急湍奔騰，有傾盆倒峽之勢，幾使平土變為澤國。大日軍停戰數日，以俟天氣稍晴，再興大師。是時黑旗兵紮雲林，每夜暗渡，謀襲北斗，夜間銃聲疊響，海豐崙頭人陳戇番密約相應。然大日軍威太重，器械精良，民皆畏怯，各庄自相彈壓，不敢輕動。

新曆十月三日。舊曆八月初五日。北白川宮親王同參謀明石元二郎自統本隊指揮、右翼支隊則阪井少將指揮、左翼支隊則內藤大佐指揮、前衛川村少將引率指揮，由荊桐巷小路掩襲南下。

時近衛師團各中隊惡病死傷，兵員約減少三分之一，其餘各隊統率，由南方進發。當時濁水溪流浩大，軍士糧食難以攜帶。渡溪每筏載兵員二十名、馬四匹。北斗以下又有虎尾諸溪，行軍極困難。夫役每日票一元。兵士病者皆抬至彰化病院，戰死者用火葬，埋在太高營後山。斗六大路，清兵或埋地雷，溪底或開地窖，以陷馬足，兼以蔗園、林投埔，臺民沿途埋伏襲擊。時武東堡內灣庄土人陳鳴鳳兄弟，引大日軍由西螺進兵，黃丑及廖三聘二營拒之，旋敗走，街市被日軍焚之，由荊桐巷小路進兵。

論曰：是時清兵群集斗六雲林縣。但斗六之形勝，東西雄負高山，北則東螺溪繞之，西南則虎尾溪環之。清軍星羅棋布二溪岸，日軍斥候前衛詎能飛渡耶？矧障害物甚多，相持一月之久，日親王探悉西螺、荊桐巷一帶止二營土兵，爰令鄉導引率前進，已抄過斗六前面。自此險要既失，雖劉黑旗派兵迎敵，一旦驅市人而與勁敵戰，鮮有不棄甲曳兵而走。嗚呼，行軍者貴能相度地勢，正陣不勝以偏師勝之，此兵法所云運用之妙在於一心也。

新曆十月五日。舊曆八月十七日。大日軍與黑旗戰於樹仔腳，克之。

新曆十月六日。舊曆八月十八日。大清雲林統將王得標、義民簡義、生員徐驥等與大日軍戰於他里霧、雙溪口，敗績。

是日北白川宮親王本隊展開，步兵四中隊列陣以戰，前衛步兵二大隊激列向右方戰鬥，斥候騎兵直前衝擊，徐驥、黃丑、簡義等退入村落。適前衛砲兵又到，由後包擊，占取側面陣地。清兵合連義民併力攻打，大日軍勢甚危險。時日軍撤兵援護，步兵二中隊先行衝鋒，其後步兵一大隊增進，合計日軍十四中隊在戰鬪線內，清兵漸次退卻。北白川宮親王再引中隊乘

勝直搗，遂佔領他里霧等陣地。是役也，日軍兵死十四名、將校一名、馬三頭，清兵及義民亦死傷數十人。

新曆十月七日。舊曆八月十九日。大日軍攻雲林縣，破之。大清黑旗諸軍退入唵古坑。

是日徐驥紮在斗六溪底，王統領得標諸營率簡義分紮斗六街外村落，以細碎鐵裝砲攻擊。大日軍步兵三大隊，前哨亦漸進。日軍將校以下死傷十七名，力攻三點鐘之久，巨砲如雷，馬軍行如旋風，諸軍皆退卻。至十點鐘，日軍破斗六街，遂入雲林縣署，出示安民。黑旗諸軍死者百餘人，清兵戰鬥尙酣，各執械巷戰，日軍非常雜沓。雲林縣主李品三身親戰陣，不肯奔逃，左右掖之而行。午後，日軍掃通道路。徐驥、簡義等軍逃入唵古坑，仍以碎鐵裝砲射擊，日軍地位危險，步兵中隊遂爲放逐。

新曆十月八日。舊曆八月二十日。大日軍進紮大莆林，大清黑旗統將楊泗鴻力戰死之，前安平知縣忠滿兵亦敗退。

日軍由小路掩襲至大莆林，道路險惡，兼以泥土粘路，軍士困難。大清統將楊泗鴻統兵紮在觀音亭，忠滿亦列營互相犄角。午前五時，日軍掩至，土人林姜母二營等由田溝兩側射擊，截殺七、八人。兩軍對壘，至午後五時，日軍極其困難。戰至夜間九時，日軍疲勞。清統將楊泗鴻等燃炬照路力戰，奪回日軍陣地。楊泗鴻忽中銃陣亡，日軍就野營露宿。忠滿引退，劉黑旗以蕭三發統楊軍。

新曆十月九日。舊曆八月二十一日。大日軍連進打貓庄，清統兵官忠滿等敗走。

是日晨刻，大日軍乘楊泗鴻陣斃，而忠滿竭力守打貓庄，日軍前衛抗抵力戰，清兵退卻，走入嘉義城。

新曆十月十日。舊曆八月二十二日。大日軍北白川宮親王統各隊攻破嘉義城，世襲雲騎尉參府莊□□死之。

是日，日軍臨嘉義。兵士不出，參府莊即吹角呼隊，連吹三次，只有近侍兵丁數人，即開城直出，與日軍接戰，一鼓而斃。邑生孫育萬與管帶官歐陽陞率兵上城守禦。午前五時，大日軍二旅團攻擊著手，右翼由西方、南方向街市圍繞，左翼由東方掩襲。北白川宮親王統本隊，令前衛左右翼皆展開，砲兵放開花砲射擊，繼而右翼射砲隊亦至，清兵亦在城上力射。左翼力戰救應，本隊左翼又向東方砲臺射砲，右翼展開。清兵激烈奮射，銃如雨下。本隊遣步兵一中隊並步兵一大隊集合攻擊，左翼及砲兵射擊，折崩東門城樓。清兵在城抵抗不支，哭聲震地。日軍本隊步兵二中隊及大隊

隨川村少將登城上樹旗。忽西方砲臺向軍隊射擊，日兵負傷甚多，第二旅團副官帽被銃丸貫透，嘉義遂破。清兵接戰死者三、四百人，民婦投井死者數十人。蓋嘉義城內民人鱗集，城門既閉，無處可逃，所以死者較多耳。時柳子林庄黃扁帶土勇將庫銀擁搶而去，知縣孫育萬及餘軍奔回臺南。日軍設立病院，以療負傷者。

同月同日，大日軍混成旅團長伏見宮親王從海岸上陸，攻鹽水港，大清民兵拒戰，旋破之。

先是初八日，大日軍混成旅團由海岸上陸攻鹽水港。是日，嘉義既破，北白川宮親王抱病，坂井少將、川村少將二司令官亦病，同親王乘轎指揮軍隊，分步兵一大隊與海軍連絡攻擊。時鹽水港清兵數營拒戰。日軍分三線路前進，右翼及左翼始由西向東面攻擊。清兵銃砲齊下抗擊。枝隊忽退卻，本隊將左右翼展開，放砲兵居中，左翼用七寸半山砲同右翼山砲向街中射擊，清兵亦用大砲堵禦抗擊。日砲兵暫行停止，更用開花砲向市內射入，彈丸裂破，火光四射，兼用榴散彈施行，清兵驚退。本隊及右翼步兵中隊前進攻擊，左翼亦同一運動擁攻。午後一時，日本軍奮勇樹旗，飄揚於市門上，鹽水港破。日軍在港設立病院，治療負傷者。

新曆十月十一日。舊曆八月二十三日。嘉義縣蕭壠學甲庄生員林碧玉率庄丁禦之，大日軍死傷亦多。玉力戰不退，身中數鎗，死之。

林碧玉，嘉義人，閩族尚武，拳鎗劍術素嫻。是日，大日軍攻擊該庄，玉率團勇數百名，手持雙劍，夾棉被漬水以當砲子。年五十餘，氣力健壯禦之力竭，中銃陣斃。其子亦殉焉。

新曆十月十五日。舊曆八月二十六日。臺南府劉永福逃泉州廈門。

初嘉義破後，劉令鄭超英守安平、柯月坡守砲臺，并分兵紮甯門溪上。大戰數日，相持不下，而糧餉既乏，內地全無接濟。劉設銀票權用，安平五行及洋行米打莊序端答應。奈兵勇約七、八千，日需薪米，非全以票可用，市間疊因票鬧事，巨富之商固屬無妨，以商生活者難以支持，商民食虧甚多。又用貳尹鄭文海代忠滿署安平縣，疊索紳富軍需，甚至舉人張紹芬、生員蔡佩蘭皆因軍需押縣，辦理糧臺陳鳴鏘亦被押，自繳萬兩始解脫。自此富商多逃廈門，人心驚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日本吉野艦又泊安平港外，內外交困。至二十六日，劉託英將講和，或謂日軍賠劉餉項四十萬，或謂日軍不許。劉見事勢已孤，假藉出安平點兵，爰僱德艦載逃廈門。日船追至廈門港口，搜尋不獲，始免。

按，初劉永福到安平祭旗，燭火因風高頻滅，劉以手拉之，燭火遂不息。取蟋蟀一隻、塗猴一隻、螳螂一隻置盤中，以蟋蟀作臺民，以螳螂作日本，以塗猴自比，揚言於眾，曰：「以此三物卜勝負，置於盤中封之，明日開視，若死者則負，活者則勝」。翼〔翌〕日開之，果塗猴勝，借此射覆之術，以堅眾心，是亦即術以籠絡兆姓也。平居養洋犬四、五隻，出門則隨之，飲食先飼犬，凡請劉者必備牛肉一碗以飼之。乙未二月間，德功適謁陳觀察，忽劉會見，德功在道憲官房窺之，見劉一出轎，四犬由轎內跳出，劉與陳行禮，犬亦舞躍，儼效人行禮。先是，臺灣鎮萬國本三弟守打狗砲臺，失火，萬鎮賠銀萬兩築賠，劉堅欲殺之。其布置打狗也，令軍士帶乾糧以備戰。各處虛張旗幟，夜間止三、四人巡更，連營數十，柝聲相聞。海外見之，誤以為真。港邊要隘，多埋地雷，對岸造竹橋，設旱雷以伏之。各國洋行皆被逐到安平。自己出沒無常，或忽在此點兵，或忽在彼巡察，面貌相似，人莫辨其何者為真劉、何者為假劉。作事令人不可測，多類此。凡出兵，令人民炊糯米甜粿餉兵士。

新曆十月十八日。舊曆九月初三日。辰刻，臺南府商民同德記洋商請大日本大軍由南門入城安民。

初，劉永福藉言出安平港點兵，民在夢中，皆不知覺。至兩三日，不見劉回城，兼以兵勇官弁紛紛逃去，似無戰心。日本海軍司令之吉野艦及浪速、太和兩艦、秋津島艦忽入泊安平港內，民始知劉遁去。紳民擊眷搭船，港口行李堆積如山，爹利士等號火輪俱各滿載。是時人心既亂，或夫妻異船，或新婚一夕即別，或父往而子不及隨，或箱篋遺失，或身無長物而行。每人船稅五、六金，哀哭之聲，人不忍聞。岸上之兵勇，肆劫財物，自相爭殺，舖戶均各閉門。安平五行及民人商議，爰請英德商牧師到二棧行，請日軍大隊入城彈壓，遂於九月初三日拔隊入安平城安民，約束軍隊，極有紀律，民心大定。

附〈新婚別〉詩

士女未迨吉，初婚猶待字。戎馬倥傯間，婦家待男娶。六禮概未行，妝奩潦草備。將軍天上來，寅夜彩轎至。洞房少花燭，合巹抑何易。鴛鴦翼分飛，琴瑟不在御。兒女情本多，英雄亦短氣。洒淚泣別離，倉惶泛舟去。鵲橋銀河遠，女牛隔易地。他日大刀頭，相逢認得未？

新曆十月十九日。舊曆九月初四日。午刻，大日本水軍由安平南路入安平港。先是劉在打狗布置周密，羣以為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至二十六夜，日船

大攻打狗，劉永福三子迎敵。二十七日，砲臺被日軍大砲打崩，劉三少爺遂逃入安平。水軍第二隊吉井氏少佐登打狗岸，誤踏地雷，負傷而斃，并斃日軍十四名。劉弁鄭青在鳳山之交二棧行，數十人遇日軍與戰。旋聞劉帥已遁，斷橋退入山。日軍大隊於初四日入安平港。

新曆十月二十三日。舊曆九月初八日。大日軍近衛師團北白川宮親王由北路入安平。

先是劉黑旗遣兵弁紮蕭榔、麻豆以及罾門溪、學甲等處。溪中各隘多埋地雷，并開地窖以陷馬足，相持不下者十日，兩軍各有損傷。初三日，日本海軍向安平攻擊，混成旅團由南方上陸援護，清兵抵抗不支潰散。日海軍先入安平，北路北白川宮親王引率坂井少將居中央指揮，右翼伏見宮親王引率指揮，左翼川村少將引率指揮。新曆十月二十三日，日本四旅團集合，向臺南府街市圍繞。清兵抵抗卻潰，獲蜂巢砲十門、白砲五門、銃約一萬挺，其他彈藥各種兵器無數。洋商發銀收買洋銃千枝，收斃黑旗兵千名歸廈門。是役也總計近衛師團及前衛自上陸以來，計軍夫一萬五千名，死亡一千五百名，疾病五、六百名。

新曆十月二十七日。舊曆九月初九日。大日本總督樺山資紀乘輪到臺南府。

初九日，總督樺山由火船到臺南府，并攜帶各隨員以資辦公之用。至十七日，爲大日本皇上誕辰，即所謂天長節也，因於廣東會館盛設茶會，并演日本戲劇以慶祝。是日，紳商到者一千餘人。

新曆十一月十一日。舊曆九月二十七日。近衛師團長大勳位北白川宮親王薨，以吉野艦護送棺柩返東京。

〈臺灣隨筆〉乙〔未〕十月《閩報》

西〔曆〕十月十四日，西報云：現劉軍門託英領事爲魯仲連，已許日人議和之事四款，云：一、軍門駐臺南，軍糧已乏，日人須出四個月軍糧給劉軍；二、軍門之兵欲赴廣者，日人須備舟載往；三臺南民庶，日人當一視同仁，不可因不服之故，肆厥刑罰；四、日人須照舊載之約，或遷或居，至兩年之久，聽民自便。各條件請於日人。日人回答軍門，云：「議和之事，或允與否，彼難定之；惟爾願降與否，限拜六下午時回信。」時嘉義縣已被日人佔據數日矣，劉軍之勢益孤，故有願和之舉。迨至拜四夜，約有三、四艘日戰艦由澎湖駛至臺南，其泊舟處約距安平一百零五里，即打狗港也。日艦至時，打狗砲臺即爲所佔。嗣日軍更由該處向南進發，至拜六日午後，有日舟四艘駛泊安平之南。臺南府貳尹鄭文海往見日艦水師提督，僅在英小舟，另遣三

人往謁日舟，而日人亦敬迓之，唯不與商和議。後又展至禮拜日十點止。至拜六午後三點，安平砲臺白旗已掛，意非投降，乃欲日人來其地以商和議也。是夜不見動靜，至次晨禮拜日，始遣一華官云，彼具有全權議和，唯其所約和限之期已過，因彼是夜十點始往，而日舟已駛他處矣。現盡人皆知軍門大勢已孤，難以持守，倘能保全性命，彼亦肯降。唯日人所答，尚在搖移。劉軍門寧甘戰斃，必不甘為所愚。且軍門不敢親造日舟，恐為所拘。以臺南四處皆有日兵開仗，難免益自張皇。更兼臺南紳民亦不肯軍門偶離此地，因劉帥一離，兵民必起爭鬪。數月來，臺南之民為軍民約束，頗見安堵；雖有日兵至臺南開仗，其民情之安靜，亦與臺地未割以前無殊，皆軍門之善於約束也。又《申報》云：廈門訪事人來信云：「九月初三，臺南府城因餉絕、兵丁譁潰，日本兵乘勢入城，土匪又乘勢四出搶掠，劉永福大將軍亦無用武之地。」⁴⁸

謹按：當和議協約之時，臺民呼天愴地，電奏乞哀。中朝以瀋陽為陵寢重地、京師為宗社攸關答之，是亡一臺灣，可以保全東三省，而京師可高枕而臥，清國金甌微缺而已，無異乎以羊易牛也。清上諭云實缺人員到者仍其官，未曾一語及紳士，是臺人為中朝之棄民，痛癢無關，其去留似可以自便也。矧有草莽效忠，如殷之頑民，背城一戰，或斷將軍之頭，或效睢陽之烈，肝腦塗地，徒委諸白楊衰草之間，中朝未下旌忠之詔，豈不哀哉！又按：自大日軍破新竹以下，戰死者不知凡幾，如吳湯興、徐驥輩，始則樹義旗於苗栗，一戰於大湖口，再戰於苗栗頭份，三戰於八卦山，妻亡子死，破家亡產。旋奉到劉軍門之命，領兵守斗六要隘，卒死於亂軍之中，尸骸委諸溪谷。此二人既非有官守之責，又非巨富之家，亦欲效愚誠於舊君者，其歷境之慘苦，至今人猶憫之。

論曰：大軍到臺北六月十七日即始行政紀念。若得一縣，即設軍政廳，以理軍民之事；設臨時法院，以平雀角之爭；用憲兵巡察地方，約束軍隊，軍民雜處，耦具無猜。遍貼告示，前清辦理水圳、義倉、地方公事者，原承舊辦，紳士在鄉村隱遯者，多方鼓舞，以禮接之。水野民政長官，親巡各地，傳集紳士面諭。又令隨員田村大吉郎，出為慰問。故為士者咸出。而辦公貿易公平、現金交涉，故為商者，安於其市。整理水務、不妨農時，故為農者，耕於其野。所以黎民安堵如故，前之渡閩者，復挈眷而回，院隸宇下。其視新附之民，撫如赤子，故島內人民，皆服從教化，風行草偃，

⁴⁸ 按，此見《申報》光緒廿一年九月十三日。

不介而孚矣。矧歷任官憲，施善政，興學校，闢荒土，開蔗園，百廢俱舉，島人咸受其賜焉。猶憶領臺之時，鹿紳蔡香翁渡泉之時，功往鹿送別，言現清國積弱已甚，恐不能長治久安爾，等在臺或可仗帝國庇蔭，得以安居樂業，享昇平之福也。不意斯言竟驗。可見老成沈觀機變，料事多中如此。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香翁今已仙逝，緬其緒論，典型如在焉。嘗讀《詩》至「豈曰無衣之章」，一則曰「與子同袍」，再則曰「與子同仇」，三則曰「與子偕行」，未嘗不嘆握兵符者，要合萬眾為一心，顧公義不顧私憤，怯私鬥勇於公鬥，乃大敵在前，竟不降心相從，各持意見，張兆連則妒忌林朝棟、李焜則與吳湯興互控、黎景嵩則不服劉軍門，不顧軍國大事，是誠何心哉？⁴⁹

附錄一⁵⁰

〈恭紀佐久間爵帥討番奏凱事畧〉

今夫建大業成大功者，創始為難。而欲收其全功，則亦非易。臺灣孤懸海外，初荷蘭借一牛皮地以據安平，後鄭成功逐去荷蘭，驅閩粵之民，開闢盤古之荒，奉明正朔，其草昧初開，披荆棘斬，蒙茸歸清版圖至今二百餘年，南至恆春，東北至宜蘭，東至臺東，而後山一帶，山川未闢者，尚有四份之三。佐久間爵帥曾從西鄉大將討牡丹社，番地之狀況，悉於腦中，而開後山之機已伏焉。夫臺灣之土番，初居西面平埔，耕獵自食，不識不知，狃狃獠獠，其無懷氏之民歟？經顏氏、紅毛、鄭氏據之，俯首帖耳，以鹿皮納賦，未嘗有嗜殺人也。康熙四十年間，浙人郁永河采礦於北投，沿途生番餉以燒雞、米滋，亦不見遇人即殺也。蓋因漢族開墾勃興，深入其地，番人貴貨易土，土地為漢人所佔，誘其妻女。漢人耕鑿所及，土番遷避入山，遂視漢人為仇，秋間恒出草殺人，不似鄭氏時代番人以鹿皮納賦，安心耕作。譯番社祭祀之歌，知番人之積怨，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前清雖設撫墾局招徠土番，旋撫旋叛，負隅相抗，莫之敢撓。劉銘傳蘇澳、大科坎之役，官軍挫銳，莫奈之何也。我佐久間爵帥下車南巡牡丹社，視察舊時戰壘，登阿里山，見檜樟成林，土地肥沃，礦產豐饒，實為無窮之寶庫，豈徒羽毛齒革諸物已哉？爰於明治四十年奏請開山，以五年為期，然爵帥不忍遽赫以威也，體上天好生之德，以為生番僻居海外，未沐王化，亦因積怨挾仇，激成桀驁之氣。然既含

⁴⁹ 本段見於「閩圖」本，定稿本無之。

⁵⁰ 附錄一為吳德功定稿本所附錄。

生負性，莫非天朝赤子，斷無不可化之理。於是諭以禍福，曉以禮義，賜以衣食，設學校以教番童，引少壯以觀光，興養立教，靡有不周。無如生番驚悍成性，恃山川險要，視軍士如弁髦，殺戮我人民，毀壞我隘線。今日就撫，明日反抗，窩藏土匪，陽奉陰違，其最稱為強悍者，莫如罔罔山北勢番。使徒施以恩，不示以威，而頑番未必心誠悅服也。故前年先討罔罔山一帶，以小松吉久為隊長，並陸軍諸將校以討之。山地行軍，遇險開路，遇溪造橋。但道路崎嶇，生番履如平地，如猿如柔，尤善設掩堡藏身，兵士探首，彈丸隨即貫入。猛攻數月，諸社使各歸降。去年北勢番又連結李嶼山數社背叛，爵帥赫然斯怒，爰整其旅，是膺是懲。曰：「命家永泰吉，即從其新竹進發。」曰：「能勢靖一爾，其從南投進發。」曰：「枝德二爾，其從臺中進發。」曰：「陸軍將校爾，其帶隊攻擊。」凶番螳臂當車，據眼鏡形高地抵禦，砲石齊下，時則春雨霏霏，天氣寒冷，兵士穴地露宿，如〈豳風〉詠東山零雨之苦。我枝廳長輕裘煖帶，相機度勢，率所部直搗要衝，肉薄血戰，鼓銳先登。四十餘日之間，佔眼鏡形高地。雖則各廳長率道有方，亦爵帥指示機宜，皆仗皇上神武天威，故能膚奏克功也。爵帥登高一望，則見生番竄入窮谷深山，其巢穴耕作地也。皆在指顧中，倘再鼓隊前進，何難掃穴犁庭，滅此朝食。而爵帥不忍絕其種族也。欲俟其力窮糧竭，肉袒乞降，故命前進隊據其險要，令各廳長各率本隊凱旋。生番失所憑依，自然面縛就撫。今年計討番之期已滿，太魯閣之番猶負隅抗命，爵帥親統各軍，四面包圍，親冒炮火，至中央合歡山露營督戰，致墜數丈斷崖，足部受傷，猶裹瘡刀疾，依舊督促進兵。內田嘉吉長官亦冒險督率，至於諸番讐服，各社繳銃器數千桿，向長官立誓，曰：「自此我番人盡願歸降，不敢復反矣。」自是臺灣前後山皆入版圖，奏凱而旋。是役也，得諸葛武侯攻心之策。雖未七縱七擒，亦不殫一撫再撫。其再書曰：「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佐久間爵帥有焉。」憶前清王巡撫凱泰獻楹聯於延平王廟，曰：「懇誠試格蒼穹大海忽將孤島現，經綸關運會全山留與後人開。」時王公與沈葆楨奏開山，此聯係其自負。孰知全山之開，至爵帥始告厥成功，是開闢臺島，延平王創之於先，佐久間爵帥成功於後。嗚呼，厥功懋哉！

〈附祝始政紀念日文〉

有海客談瀛州之勝，問於島人，曰：「予自上洋買舟東渡，見夫基隆港灣深藏艫艫、巨艦、鼓輪直入，臺北洋樓傑閣，聳入雲霄。臺中市街，井井劃一整齊。臺南沿街植樹，穢氣不侵，而且汽車開通，運搬利便，機器圈轉，製

造繁興。學校如林，生徒嚮學，種種品物，百廢俱舉。地雖處於海濱，文明輸入，勃然而興。期請道乎其詳，以啓予之茅塞。」島人曰：「予憶改隸以來，至今止二十星霜，舊染污俗，咸以維新，斷髮改躔，風俗日美，蒸蒸日上，有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焉。今承下問，爰舉疇昔之情形而言之。蓋前基隆、打狗港澳淺狹，巨艦當趁潮出入，今則港道挖浚，舟楫無風濤之患也。臺中廳原前草創，荒塚草墩，凹凸崎嶇，今則剷高填卑，如天如砥也。臺南則市區起伏，湫溢囂塵，今則康莊清潔，坦坦蕩蕩也。矧火車前止新竹抵臺北，今則自北而南，晝夜可往復也。輕鐵自西徂東，軌線縱橫，貨財易於運轉也。且前土地僅開西面一半，今則蠻番讐福，東道已通也。試爲回憶焉，滄桑變幻無常，今則時勢各殊。是故峻宇雕牆，昔日之荒煙野蔓也；電光汽燈，昔日之篝火螢焰也；鳳管鸞笙，昔日之蚓歌蟬噪也；沙糖酒精，昔日之草根豆腐也；康衢孔途，昔日之羊腸鳥道也。細推其故，皆由歷任曉事長官關心於正德、利用、厚生數大政。此二十年中，經營締造，始臻此絕無僅有之郅治也。茲當新政紀念日，全島歡忭鼓舞，或植樹紀念，或提燈行列，或天女散花，或餘興雜劇，以慶此盛典於鑠哉盛矣哉。」

附錄二⁵¹

〈唐民主告示〉

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唐 爲曉諭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餉之外，復索臺灣一島。臺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履次懇求代奏免割，總統亦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換約。全島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以爲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廿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遞呈，請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於四月廿七日相率環籲。五月初二日，共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換用國旗「藍地黃虎」捧送前來，竊見眾志已堅，羣情難拂，不得已爲保民起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即日議定，改臺灣爲民主之國，國中一切新政，應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惟是臺灣疆土，荷 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爲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照常嚴備，不可稍涉疏虞。民間有假立名號，聚眾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從此臺灣清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道、兵輪次第

⁵¹ 附錄二爲伊能嘉矩抄本中附於凡例後、正文前，且不見於德功定稿本者，今附錄於此。

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臺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臺知之。永清元年五月 日。

〈劉幫辦告示〉

臺灣民主國鎮守臺南幫辦軍務劉淵亭軍門永福示於眾曰，爲開誠布公、激勵軍民，共守危疆事：照得倭寇要求，全臺竟割。此誠亙古變異，爲人所不忍聞、所不忍見，更何怪我臺民髮指皆裂，誓與土地共存亡，抗不奉 詔而爲自主之國。本幫辦則以越南爲鑑，迄今思之，無日不撫膺痛哭，追悔無窮。不料防守臺灣未嘗建樹，離奇百變，意見兩端，何以天無厭亂之心，而使民遭非常之劫。自問年將六十，萬死不辭，獨不思蒼生無罪，行將夏變爲夷。嗟乎，積忿同深，自可挽回造化；厚德載福，諒能默轉氣機。願合眾志成城，製挺勝敵。在我堅心似石，棄職以爲所有旗後、鳳、恆地方，業經布置，倭如有志，任往試之。刻順輿情，移住南郡。查平安海口，天險生成，此外要隘，多不難補其罅漏。惟軍民共守，氣味最貴相契，淮楚同仇，援助豈容稍異。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短願人攻，雖將弁不妨面告，事如未洽，即紳民急宜指陳。切莫以頗有虛聲，便爲足恃，更莫因稍尊官制，遇事推崇。從此有濟時艱，庶可稍舒眾望。若因力微畏怯，語不由衷，在上天斷不佑予；若因餉絀吝籌，頗爲撓阻，本幫辦亦難怨爾。總之，如何戰事，一擔肩膺，凡有軍需，紳民力任。誓師慷慨，定能上感天心，慘淡經營，何難徐銷倭焰。合應剴切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須知同心戮力，自可轉危爲安，達變通權，無用崑拘小節。不以斯言爲河漢，仰各凜遵而毋違。

〈臺灣民告白〉⁵²

臺民布告曰，竊我臺灣隸 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肇釁，遂至失和。 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素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唐撫帥電奏迭爭，並請代臺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眾，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帥電奏，懇由〔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並阻割臺，均無成議。嗚呼，慘矣。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 中朝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臺民亦願顧全和局，與以利益。

⁵² 此篇亦見於「閩圖」本。

而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拱手而讓臺。所望奇材異能，奮袂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勳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盡可支持，將來不能不借資內地。不日即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臺民不幸至此，義憤之倫，諒必慨為欣助，洩敷天之恨，救孤島之危。並再布告海外各國，如肯認臺灣自主、公同衛助，所有臺灣金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沾利益。考《公法》讓地為紳士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以臺灣所有利益報之。臺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念鄉誼，富者挾貲渡臺，臺能庇之，絕不欺凌；貧者歇業渡臺，既可謀生，兼可洩忿。此非臺民無理倔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臺民欲盡棄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歸；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搥胸泣血，萬眾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

上海蔡爾康曰：「臺灣糜爛，智者不能善其後。而既有自主之一局，無論規模草創，旋或解散，月報例得俱書，爰取文牘之可信者，照錄左方，海外扶餘略跡原心焉可也。」⁵³

附錄三 相關資料及詩文彙輯

〈吳統領彭年傳林鴻貴、袁錫清附〉⁵⁴

吳公諱彭年，字季錢，家浙江，後徙廣東省。初以貳尹候補，年少英敏，且有幹才。光緒二十年乙未，臺灣割讓日本，臺之紳民立唐景崧撫憲為民主，據守臺北；劉軍門義據守臺南，其兵勇衣服旗幟皆黑色，號為「黑旗軍」。公入劉幕，言聽計從，司掌營中地方文券，兼參贊軍務。劉帥以公韜鈴諳熟，膽略過人，甚器重之。

時日軍已據新竹，臺中太守黎景嵩招立新楚軍。苗栗義民首吳湯興、徐驥欲圖恢復，屢戰不克。黎府初不依劉，自行整軍，然軍餉支絀，疊請劉濟援，劉亦以支絀辭之。適苗栗縣李焯與吳湯興因糧餉齟齬互稟於劉，劉令公統帶黑旗勇七百餘名，以副將李維義副之，並令查辦苗栗之事。邀全〔同〕安平紳士吳汝祥到彰，薦辦糧臺。到彰數日，黎府用李維義為新楚軍統領，分公所帶黑旗勇之半，而公之勢已孤矣。公於十五日拔隊至苗栗。十八日，日軍

⁵³ 「上海蔡爾康」一段應非原「臺民告白」文字。

⁵⁴ 此為《臺灣文獻叢刊》本附錄，惟有刪節，今據《瑞桃齋文稿》（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5月，頁239-247，《吳德功先生全集》本）全文照錄。

大隊水陸並進。前新楚軍藍翎副將統領楊載雲戰死於頭份，李維義逃回。公在苗栗所募土勇，尙未成軍，倉猝遇勁敵。六月二十一日，黑旗親勇管帶袁錫清、副帶林鴻貴皆戰歿。公於是先騎顏馬出陣，悲鳴不行，再易自己白馬出陣。日軍四面掩至，偕苗紳徐驥、吳湯興等收合餘燼而逃。行至鰲頭，公欲就大甲溪邊扼險紮營，以待援兵。奈人心瓦解，全無戰志，即回駐彰化，飛電請乞師。劉帥回云：「餉可向鹿紳支取，許吳湯興招募敢死軍，援兵隨至，先行死守。」二十七日，黎府被敗勇追索餉銀，無可支給。以新楚軍統領授公。公斯時兼領重任，餉項更乏，再電信云：「自帶兩月之餉已經用盡，而鹿紳餉項失約，吳湯興敢死軍未集，亦無器械。」劉帥甚怒之。七月初二日，日軍百餘人到大肚。是夜滿城惶恐，官僚欲議去城。公又電聞劉帥，回電云：「兵來禦之，死守無恐！」公於是堅心死守。星夜帶勇駐紮茄荖腳，以扼大肚溪咽喉。城內外人民皆蒸飯到營，供給三餐。初三早，派勇巡哨溪邊，見日軍駕筏而渡，黑旗勇擊之退。翼〔翌〕日，黑旗勇與日軍戰於李厝莊溪底，斬馘二，獲戰馬一匹、米十餘包。公飛電報捷，劉帥獎賞兵勇二百兩。自初三至初六日，臺南援兵數營繼至。初七日，忽報日軍入葫蘆墩駐紮，公急派彰化縣羅樹勳帶防軍營並鄭以金一營、臺南勇一營救臺灣縣，遇日軍於頭家厝等庄。土人林大春、賴寬亦率土人與戰。互駐紮於民間竹圍，攻打一日一夜，日軍蜂擁而來，即據臺灣縣。初八日，羅樹勳收軍回彰化。是日日軍遍紮烏日庄沿溪一帶，繞過彰化城之背。時臺南兵勇又疊至，奈甫到地喘息未定，不能分布佈駐紮。初九早，日軍一隊山根少將乘夜越烏日庄溪而來，大隊由大竹圍、礮砂坑而進，直搗八卦山；分一隊由番仔井包抄，川村少將一隊又越大肚溪而來。時黑旗勇駐紮茄荖腳，稍卻。公黎明聞知，使其友代理諸務，急上馬揮令箭趕進。黑旗奮力抵擊，日軍卻退。忽見八卦山上日軍扒山飛上，銃聲如雷。時徐驥、吳湯興守八卦山率勇力堵，連發大砲數響，未能中的，喊聲震地，日軍遂奪八卦山。眾勇紛紛奔下，公急由茄荖腳回救。至北壇巷，公拔劍斬退軍，揮令上山奮戰。忽山上鎗子飛下，公身中數傷，血濺衣襟，墜馬而歿。其隨行壯士三人欲擁公而走，亦被銃斃。日軍由東門而來，無梯可倚，即緣轎上城，開門齊入，一由市仔尾入北門。黎太守從西門逃二林，羅樹勳率其子羅汝澤在中莊仔督戰，同奔南門，向燕霧而逃。彰化城陷，猶不知公之何往也。

初十日，駐城將帥令人民收城內外尸首，適其友吳汝祥潛逃出城，甫至北壇巷，見公身中數創，其尸在焉。其夥阿來亦偕收尸者同至其地，汝祥令集三壯士同埋之。迨汝祥回至廈門，聞客館主人言：「公數日前，曾宿其館，住

歇兩日，並言臺灣時事不可爲。」共駭然久之，真耶？夢耶？何其英靈至此耶！後數日，聞其家忽見公肅衣冠而入，言吾已不就劉幕，上帝命理某方禋祀矣。倏忽不見，家人嗟訝之，越數日而凶耗至焉，始知前日歸來者乃公之魂耶。

初公之到彰，止帶七百餘人，兵力已單。而李維義又分其半，其爪牙已失。至苗栗募勇未成軍，猝遇勁敵，而林鴻貴、袁錫清相繼戰歿，其左臂已失。此豈戰之罪哉？亦時勢使然耳。公至鰲頭，思扼溪而守，其見識甚高，無如臺灣係清皇上割讓，紳富內渡，人心瓦解，無奈回守彰化，糧餉支絀，劉帥又令以死守，支絀公故力戰捐軀。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此？宜乎英靈不泯也。初公戰歿，紳民皆不知，又令故人見之，並使其夥埋之，詎非公之所使即，繼而現身於廈門，終而衣冠臨其家，並云：「已掌某方禋祀。」太史公云：「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如公者可謂死得其所哉。」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古之道也。東俗自古尤重此義矣。統領能履斯道，視之啓門迎敵而受賞者，其相距霄壤矣。櫻溪。

吳德功〈復館森袖海先生書〉⁵⁵

敬啓者，前日荷蒙○○俯允鑒定《讓臺紀》，不勝銘佩。但拙著因前清帥劉修《通志》，僕擔任戴萬生、施九緞二案，頗知紀略條例。故讓臺時，戎馬之中，文課軍書逐日類誌，遂成《讓臺紀》二卷。內中以年系月、以月系日，仿綱目之例，然綱目於提綱處寓褒貶。割臺時，清君主詔以實缺人員內渡者，仍予以原官；不奉詔者，以違法論。當日守土之官，或預內渡，或不戰而逃，皆不足深責，皆以原官書之也。至如唐總統，初立爲民主，以原銜予之；乘夜私逃，即奪去「總統」二字。臺灣府孫傳袞，私運庫金，不顧大局，奪以「臺灣府」三字。臺灣縣葉意深，放去職守，此直等自檜以下焉。若夫無官守，無言責，海外扶餘，略跡原心，雖敗亦予之，如新竹之姜紹祖、吳湯興、徐驥、邱國霖、嘉義之林碧玉諸義民首也；戰敗如新楚軍楊載雲、黑旗之吳彭年、袁錫清、林鴻貴是也，嘉義之楊泗洪、莊參將是也。劉永福雖乘輪而反，當時上海軍餉百萬皆不染指。閩粵又無援兵，拮据支撐，在地籌款，維持六、七月。大軍南下至新竹、嘉義，地方皆失守。鹽水港、打狗二處，由海道進兵。劉公相機度勢，從容而退，不殃人民，不傷士卒，其事與唐公不同，故亦予之。古者修誌書不加以評語，始不破例。此書有加一二評語者，亦野史一種也。惟其中確守史例，不敢炳炳烺烺，駢四儷六，惟照記事之文，實事求是而已。但此書原不敢問世，因河東田警視及臺北新聞記者欲取付梓，第以爲事關國家戰跡。雖明治三十四年東京修《戰史》，命山崎虎之助大尉取去作材料，

⁵⁵ 錄自《瑞桃齋文稿》頁 301-304。

亦不敢造次出版。先生歷任編纂，眼光如炬，是否有當請求鑑定斧正，以匡不逮爲幸。專此肅達，敬請 史安。按，明治三十三年，東京命士官學校教授竹下平作來臺採訪戰事。山崎大尉帶《讓臺記》一冊以獻竹下參謀，即贈功以《花光蝶影》一冊，以絹繪古代人物。功作古風以謝之，付誌以爲紀念。立軒

〈日本諭告〉

大日本帝國皇帝陛下ハ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下ノ關ニ於テ締結ノ講和條約ニ依リ大清國皇帝陛下所讓ノ臺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竝ニ澎湖列島即英國ケリ1ンウイッチ東經百十九度乃至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乃至二十四度ノ間ニ在ル諸島嶼ニ於ケル永久完全ノ主權ヲ統有シ右各島嶼ニ於ケル城壘兵器製造所及官有物ヲ領有シ給ヘリ本官ハ茲ニ勅命ヲ奉シ皇帝陛下ノ御名ニ於テ前記ノ諸島嶼ヲ受取り臺灣總督トシテ一切ノ行政事務ヲ施行ス大日本帝國ノ所領地ニ住シ從順ニ適法ノ業務ニ從軍スル眾庶ハ終始完全ノ保護ヲ享受スヘシ。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ニ淡水於テ。臺灣總督海軍大將子爵樺山資記。

美國林樂知著、上海蔡爾康譯《讓臺記並序》⁵⁶

日朝之釁，傳聞中國願舉臺灣全島贈諸英國，乃竟辭而不受，說者曰：「此實言也。或者臺人惡日而樂英，訛以傳訛，類於市中有虎，豈知事隔日久，漸露真情。然非欲辨此謠，始特揭於眾也。」近有責英以貪人土地者，俄都《拿縛賜笛大日報》查其情偽，知英實非貪得無厭之流，但有可乘之機會，即攘而取之者也，遂舉此事爲證，以諷俄人。日朝之役，或更疑英袒日以抑華，不知英艦曾聚泊舟山以視日艦之舉動。及日廷明言斷不敢縱艦入揚子江騷擾通商之局，英艦始散。試問舟山聚艦之故，有能指英爲抑華乎？而尚疑爲袒日乎？附辨於此以質知者。其詞曰：中東戰事將畢之際，中國以臺灣爲七省之屏蔽，倘淪陷於日本，將貽縱敵之憂。環顧列邦，惟英可恃，因此贈之。是時英相羅士勃雷侯當國，聞此異事，不假思索，婉言謝絕，事聞於《泰姆士報》館。翌日譯出英文，中國當別有公牘，故云然歟取爲大新聞之冠。英人之閱報者，亦如我輩之疑信參半。各報館則共思探訪真實消息，以供快睹。倫敦某貴人向兼曼拙忒城大報館探風之職，比來訪明原委，書致其本館，云：「中東停戰以議和，中國知日本議約大臣盡情婪索政府，承旨傳電至英，令倫敦龔仰蓬星使照瑗往謁外部大臣金不里，願以臺灣奉贈而請英廷主持和約，以遏日使方張之焰，且杜日帥藉戰以爲挾制之階。金不里辭而不受。甫越數日，龔星使又命駕至外部，但言欽奉朝命，實願以全臺相贈，務祈隸入版圖，至於日本之事則竟一字不提。金不里大臣則更以爲異，扣問慨然惠贈

⁵⁶ 文章錄自蔡爾康纂《中東戰紀本末續編》卷四。

之故。星使實告之，曰：『英國之海島與中國爲鄰，五十年來毫無窒礙，一也。日本必索臺灣以署和券，中國不願任高自期許之國，好動不好靜之人，實逼處此，二也。臺灣爲中國南省之外蔽，若遭日本所佔，倘漸塞揚子江之口，而扶蘇閩兩省之心，其險不可思議，三也。夫是以願贈貴國也。』金大臣仍力辭之，且曰：『此非本大臣之忘情於貴國也，亦非敵國之卻地以示廉也。貴國惘惘而贈之，敵國昧昧而受之，於英無利，於華有害。是以辭也。』星使問無利有害之故。則曰：『敵國無端得地，他國貪涎難嚙，妒眼倍明，幾爲眾矢之鵠，所謂於英無利也。貴國之贈臺也，固曰求免於險也，豈知環伺於旁之諸歐國，將援一國有利，各國均霑之條約，以與中國相周旋，法在南也，俄在北也，皆久思蠶食華地也。且目下失和之日本，豈能嘿爾而息哉。中國設爲巧計，英國露其威稜，遂至戰勝後應得之利源，等於望梅止渴，吾知議和之使，必將分外拒絕，或且勒索他地，以補臺灣之缺陷，所謂於華有害也。』金大臣之語明白曉暢，若此，余壹不知中國曾舉臺灣別贈他國否也，若專以我英而論於此事之始末，則誠善爲華謀也。余謂中國是時心慌意亂，茫無端緒，或且有人獻計，曰今姑舉臺以贈諸英，乃至東禍克紓，仍可向英索取，而執英坐觀成敗，無憑空得地之理，以爲藉口，似此之事，雖不能指以爲必有度，亦未嘗不作如是想，得毋視同兒戲乎。』《曼拙忒報》得書據以錄之，不知我俄於意云何。余謂英國得此絕好機會，且屢經人誘掖獎勸，乃是千里膏腴之地，幾同敝屣，非但能翕然遠禍已也，其愛華而不忍使華罹禍之心彌復昭然若揭，我俄見之能無內愧哉，亦又聞諸英國《辦羅勃報》曰，中國讓臺之議起於張香帥也。香帥中國之大才人，且自強不息之君子也，達其意者，海關稅務司也，稅務司告知上海英總領事，乃轉稟英相羅士勃雷侯也，辭之者，羅侯也，傳聞異詞，宜兩存之。

《讓臺記》⁵⁷

吳德功氏の著、上下二卷未だ出版に至らざるもの。同氏は彰化の名族、清朝貢生にして學殖深遠、著書數種ある。當時聯甲局の正管帶に擢でら治安の維持に當りしが時事の爲す可らざるを知り、之を辭して郷下に避け。明治三十年參事に登庸せられて公務に従ひ紳章を授けらる。同年當時の見聞及び公報に依り、本書を編纂せり。同書の序竝に凡例によけば記事中山南に關ける事項は多く吳汝端吳汝祥の兩氏、台北に就きては岳裔氏の云ふ所に係り、又ギユマツハルの《臺灣戰役》參考したりさいふ。

《讓臺記》⁵⁸

⁵⁷ 錄自〈戰史參考資料〉頁 390-391

明治三十三年、陸軍大尉山崎虎之助氏靖台史料採訪の命を受け渡臺するや、同氏本書を抄録して士官學校長に提出せしが、後著者より改めて一部を同校長に贈り、同校にては之を教育資料もなしたりもの記事凡例中に見ゆ。

《瑞桃齋詩稿》⁵⁹下卷 乙未以後

〈乙未仲冬陪宴臺南道署〉

多署延賓盡耆英時請各縣知縣，斐亭修修竹早涼生。叨承款恰知逾分，頻荷栽培已過情。聞報軍機多色變，傾談國事輒心驚。阿蒙今幸遭殊遇，何日涓埃答聖明。(頁 121)

〈割臺有感〉

軍書旁午割全臺，數日奇聞遍九垓。約議馬關權相定，敕交燕阜使臣來。西清諫士圖恢復，東土遺民欲挽回。太息淡江花錦地，尸橫遍野哭聲哀。(頁 122)

〈臺亂有感〉

兵戈巨變起瀛東，擁立藩王志豈同？保險守分南北郡，調兵勢隔馬牛風。中朝將相唯和解，寰海編氓敢怨恫。錦繡江山成決裂，何堪回首問蒼穹。(頁 122)

〈乙未八月有感〉

陸沈猶未覩神州，海外干戈動不休。正朔於今更鳳曆，蓬瀛從此判鴻溝。心傷禾黍頻增感，變起滄桑孰解憂。太息中朝和議定，南將覆水挽回收。(頁 123)

〈乙未冬，臺北之亂，彰化謠言四起。邑內諸紳士咸留在官署，余亦與焉。適染血疾，幸高橋大尉延醫療治。又笑云：「莫非吟詩所致乎？」近日多病，久廢吟詠，爰感事而作〉(頁 134)

〈去年〉七古，丙申土匪之變

去年七月山陽時走大崙坑，今年六月逃海疆頂犁近海止三四里。一歲兩遭大變故，死長長已生倉皇。滿道豺狼肆咆哮時有土匪，東走西奔跑踉蹌。一肩行李重反輕，金錢費盡羞空囊。或謂男兒志四海，何不買舟駛重洋。遊歷各島廣聞見，詎效阮籍窮途狂。焉知心事人各有，對此百感生茫茫。家中萱帷雖見背，古稀老翁猶壯〔健〕強。非同溫嶠奉檄馳，安得絕裾辭高堂。嚶嚶鳥鳴猶求友，矧矣兄弟忍參商。閤家和氣團圓聚，一旦分離心憂傷。自顧年華過半百，功名富貴視若忘。睥睨世途都險巖，何敢戀戀再登場。身世蜉蝣須與寄，委心任運安其常。眼前萬般接靦破，更有何事熱我腸。晨夕追隨侍膝下，瓣香默祝親安康。(頁 143-144)

⁵⁸ 錄自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臺北：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1937年5月

⁵⁹ 錄自《瑞桃齋詩稿》，《吳德功先生全集》本。

〈寄贈陸軍參謀竹下平作君〉五古十六韻

皇帝卅二年，陸軍修《戰紀》。本島入版圖，係自乙未始。干戈擾攘中，採摭《讓臺紀》。愧乏班馬才，聊將見聞誌。輿論貴至公，誰毀而誰譽。草創未潤色，存之當稗史。何期采風者，不厭議論鄙。袖攜拙稿歸，荷蒙長官躋川崎大尉先將拙稿抄歸。未幾使君至，輜軒疾如駛。旋接名次投，未及迎倒屣。珍物先惠賜，堪以稱兩美貴君惠賜《國史》一部，《花光蝶》影一函。下拜謹登受，深思淪肌髓。聞君如子房，用兵邁吳起。運籌帷幄間，決勝在千里。愛才真若渴，不棄草茅士。感公之盛德，高山切仰止。(頁 180-181)

〈登定軍寨有感〉五古

定軍山上寨，圓頂屹雄峙。巍峨建雉堞，護衛保桑梓。世便輒遭亂，垣堙盡傾圮。回憶乙未秋，黑旗樹營壘。徐吳聞雞舞，慷慨勵將士徐驤、吳湯興二士把守。大軍天上來大日軍從後山包抄，銃聲響聒耳。彈丸如雨粒，傳城集如蟻。兵湧鳥獸散，螯孤旗樹起，登高試一望，窺見室家美。逃軍無鬥志，阻險奚足恃。春秋逢佳日，拾級足重履。滿目盡草萊，殘基賸廢址。青山依舊青，丁壯溝洫死。(頁 181-182)

〈登定軍寨有感〉七絕

此地前年曾用兵，劉軍血戰困孤城。悲風瑟瑟頻穿耳，恍惚當時鼙鼓聲。(頁 182)

〈贈館森袖海先生〉五言古十二韻

先生力稽古，繁華多厭棄。典墳丘索文，便便貯腹笥。門停長者車，載酒問奇字。素癖耽經書，教科撰雜誌。明治維新聞，斯弛士有志。豪傑蔚然生，慷慨知大義。或論倡尊攘，抑創製儀器。蹇諤觸逆鱗，忠骸罔回避。公獨具隻眼，搜羅費勞勩。潛德幽光發，較勝理枯骹。統視著作中，此編最精粹。名山石室藏，典型賴不墜。(頁 223-224)

〈寄送館森袖海先生錦旋〉

請君留別詩，始知君啓程。山川悵阻隔，位逮親踐行。疇昔閱鴻篇，擲地金石聲。簡潔如史遷，心折慕荀卿。寢魄秦漢中，沈雄氣縱橫。唐宋時下作，視若瓦釜鳴。在臺十餘稔，初句人頻驚。國譽漢學科，韓蘇擅齊名。前者推櫻溪，栽培諸俊英。繼之者伊誰？僉曰惟先生。羨君結響高，兼善稟師承。稅駕旋珂里，重築野史亭。「亭」字用通韻，又先生師崗千仞遊清歸，結野史亭於鹿門山下明治有志士，鉅擘曾褒稱。續纂維新誌，贈子勝玫瑰。(頁 241-242)

〈白蠟〉

詩書千餘卷，珍藏家宅裡。(頁 162)